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柴隆

过年前后，春卷皮子和荠菜大概是最畅销的，老宁波人会包上一盘春卷，但凡在年夜饭里，总会上一道“油炸春卷”，容不得丝毫篡改。蘸一蘸玫瑰米醋，咬一口裹着荠菜、香干、冬笋的春卷，一股浓浓的野菜香气在口中回旋，俨然已是尝到了早春的味道。抑或是春节走亲戚，吃腻鸡鸭鱼肉，倘若上来一大盘“荠菜笋丝炒年糕”，肯定大受欢迎。草衣木食，就是这株来自田野中的荠菜，携上古之风，过年餐桌上就会增添一丝春意。

荠菜，如今却是大俗大雅了，而在旧时，却是穷苦百姓充饥的野菜。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有句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，足见荠菜确上古之风，这种十字花科的野菜，人们很久便开始食用了。荠若开花，则春回大地，辛弃疾有首《鹧鸪天》，其中有一句就是脍炙人口的名句——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遥想多年前，大词人站在溪头，看着盛开的白色荠菜花，明媚的春光就在眼前了。而近代不少文人墨客则赞美其清雅淡爽，无论是周作人，还是汪曾祺，谈到故乡的野菜时，其中荠菜那丝丝缕缕微苦的清香，皆跃然纸上，逗留唇边。好似这荠菜，在文人的笔下，又着实风雅了一番。

不知道如今城里的孩子，还能不能认识荠菜。还记得我小时候，一场春雨浇醒沉睡的田野后，在天气晴朗，空中几朵微云的日子里，外婆就会挎着篮子，带我去挑荠菜。人手一把剪刀，蹲在柔软的土地上搜寻，看见贴地的羽状叶片，微微带着分叉，就拿剪刀轻轻剜来，除去杂叶丢入篮中，一会儿工夫，荠菜就堆满了篮子。

还依稀记得，在初春的微风里，在暖暖的阳光里，每个人都深深呼吸着青草泥土的芬芳。

拿荠菜包春卷，是江南人的做派。我们老家人都是把荠菜掐根，和上新鲜猪肉剁馅，拿它包饺子、捏馄饨。七分白面掺入三分玉米面擀面皮，这样的皮子韧性十足。荠菜吃油，馅里还需多倒些花生油搅拌，如此拌匀后，其味必佳。无论是饺子，还是馄饨，盛在大汤碗里，清汤之内，一个个大馅儿宽边的，包着馅儿的皮皱缩成一朵花，微微透出玉绿，甚是可爱。捞起一个咬下去，汤鲜美。满口清香，真是一等一的乡野美味啊！那滋味儿与“油炸春卷”不可同日而语，与其相比，更添一分湿润和鲜美。

老家的另一种吃法，就是将荠菜洗净切碎，掺入滚烫的玉米糊糊里，起锅前加盐、撒入少许葱花盛在粗碗里，端一碗看似穷苦人家的菜糊，境界却不同。这种加入荠菜的玉米糊，更能吃出“其甘如荠”的青涩味，让人回味无穷……前几天，看了篇介绍岛国的“七草粥”的文章，荠菜也赫然列在其中。倒是渐渐感受到：那一株株碧绿的荠菜，更像是一种“文化”的野菜。

郊外的荠菜不畏风寒，初春它绿得最早。择一个温暖的晴日，带上家人和孩子去溪头田埂，来到那开满荠菜花的溪头边，慢悠悠地挑一回荠菜，掐一朵细碎洁白的荠菜花，享受大自然的春风和阳光，感受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的气息。



春来野菜滋味长

应小波

时令已出九，“亭前垂柳，珍重待春风”最后一划也写完，早晚却依旧寒意袭人，只有玉兰兀自开放。野菜们也不甘寂寞，纷纷粉墨登场。看来，这春天的气息，不单单可以用眼睛看，用鼻子闻，用心去体会，更可以用嘴去品味。

立春那天，女儿提议挖荠菜包春卷。这是个不错的主意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想想都是些入景的画。

荠菜喜欢群居，往往挖到一株后，不要心急着走开，旁边好好找一找，你会发现更多。初次挖荠菜时，你可能会分不清哪是荠菜、哪是野苘蒿，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。荠菜的根细长，重要的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，只要你成功挖到过一棵，后面就容易多了。荠菜的味道也是至清至纯，就好比乡野村姑，虽蓬头粗服，却清新质朴。

荠菜既是野菜，也是一味药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：荠有大、小两种。小荠叶花茎扁，味美。大荠科、叶皆大，而味不及。有了这段话，我在买荠菜时心里就有了谱，要尽量挑小的，粗壮的不要，开花的弃之，回去后或烧汤或清炒。最好吃的当属荠菜炒年糕。荠菜碧绿清口，年糕莹白柔滑，想想都要咽口水。

如果把荠菜喻作村姑，那么香椿就好比是一位身藏奇香的异域女子了。上周末回家，刚一进门，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香。不用看，光凭这香气就知道，是母亲在用沸水烫香椿。母亲说，托你表哥的福，他

自己种的，前几天拿了些过来，外面买买，要40元一斤呢。母亲早已腌好，浅浅地装了一盘。我用筷小心地夹起一根，细细嚼着，那种咸中带鲜、鲜中带香的滋味便在口中蔓延开来。香椿炒蛋是绝配，香椿切细末拌入打好的鸡蛋液中，开火，锅热油旺，随着那清脆的“哧啦”一声，满屋子都是鸡蛋那油乎乎的荤香和香椿浓郁的异香。炒前香椿要用开水烫过，头椿贵且好吃，接下来的二椿三椿便一日不如一日了。

二嬷嬷住在乡下，隔三岔五地会给母亲捎些时令鲜蔬，其中也少不了草子。嬷嬷说这草子现在都没人种了，原来都是用作肥料，起先都是给猪吃的。我插嘴说，我们那菜场买买都要比蔬菜价高出许多呢，有时还没那么新鲜。周作人在他的文中说其貌似豌豆苗，确实。草子炒年糕或者清炒，也是很好吃的。如果说荠菜味清，香椿味香，那么草子则是以其鲜嫩取胜。

母亲在院子角落里种了些马兰头，我们回去时，她剪了一大盆。原来家里没种时，母亲知道我爱吃马兰头，便每每蹲在地上，在郊外采上一篮，然后每次都对我说，别看这些马兰头样子难看，都是我一根根地里撬来的，可别浪费了。马兰头性寒凉，如高山隐士。只有用水焯之，方可去其寒凉。水焯后，挤干水，将其细细切碎，再配上同样细细切碎的香干，清爽可口，非常下饭。

大自然真是奇妙，在给你它的恩赐时，又有所限制，否则，任由你一年四季吃到头，那也就少了许多念想和盼头了。

三月的田埂

何国丰

一跨入三月，春的脚步便开始加快。三月里的小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个不停，寒风也会最后挣扎一番，但春回大地已不可阻拦。城里不知季节变换，周日雨过天晴，我突发念头，来到了乡间的田埂。

老家屋后的田埂直达原百年启绪老学堂，小时候无论是刮风下雨，亦或严寒酷暑，上学放学我都一直走着这条田埂。春天里，孩子们爱在开满紫红色花朵的草子地畝里打滚玩耍，为了捉条泥鳅可把人弄得泥猴。故乡的田园风光总是那么的亲切，如果说田野是春天的镜子，那么田埂则是田野的窗口。漫步在三月的田埂上，春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荒芜的田野渐渐被绿意替代，嫩绿的小草纷纷拱土而出。田野的绿色虽姗姗来迟，田埂早已野草青青，生机盎然。白色的荠菜花、紫色的紫云

英、黄色的蒲公英，繁花似锦的田埂如一条条绿底的彩带，正引领着田野奔向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三月的田埂是哺育生命的摇篮，田埂上生长着许多野菜，那些野菜曾伴我度过童年。上世纪60年代，农村里生活都很清苦，孩子们放学后，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到田埂上挑野菜。红根马兰挑来凉拌，可以下稀饭；荠菜叶子由于像古装戏里的脸谱，镇海人叫它“花脸菜”，挑来放点肉丝或笋丝，那可是一道美味了；草子挑来炒年糕，耐嚼特别香；雨后的田埂偶尔还能采到野蘑菇，那可是野菜中的珍品了，不过要分得清有毒没毒；如有艾蒿挑来，则会做成绿绿的艾青饼。田埂边的小沟里还能采到水芹菜，雨后的水沟里常能捉些小鱼，将小鱼和田埂边拔来的野管葱一烤，那香气能飘遍半个村子。

田埂一直向着远方黛色的山峦延伸，近处的一片油菜田里，油菜花正含苞欲放，而田埂上几株零星的油菜则已开出了金色的花朵。那是因为田埂的生长环境好，田埂能充分享受阳光，沐浴春风和雨露。一侧的池塘，水显然不如以前那么清澈，但却有一群白鹭伸长脖子伫立在池塘边，盯着水花中的小鱼，它们在宁静中等待着食物，此情景以往鲜见，田埂边又多了条靓丽的风景线。

多希望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拾掇着童年的梦，面朝田野，在三月的田埂这片净土上，静静地、悄悄地、喜悦地一直走下去。



从草子炒年糕说起

王林军

草子洗净切段，年糕切片，油入锅，稍热，下草子，大火快炒，待草子变软出水，放年糕，注少许水，稍焖；焖至年糕发软，再大火快炒……

草子炒年糕热腾腾上桌，青是青，白是白，赏心悦目。拿筷，草子鲜甘，年糕香糯，细嚼慢咽之下，童年的记忆，乡野的气息，不禁油然而生，扑面而来。

草子，是我们乡下人的叫法，俗得掉渣；然而它的学名“紫云英”，却很秀雅，很诗意，很能让人“望文”生出许多美好的遐想。一俗一雅，倒也符合草子留在我心中的形象。

说它“俗”，是因为那时候乡亲们种草子，一不为吃，二不为换钱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春耕时把它埋入地下，让它慢慢腐烂，成为稻田的绿肥，所以在乡亲们眼里，草子并不像其他作物那么金贵。当然趁草子鲜嫩时，乡亲们偶尔也尝个鲜。

说它“雅”，则是因为身价“贫贱”的草子，却能在谷雨前后开出紫色的小花，先是星星点点，继而如“星火燎原”般地快速在乡村大地上蔓延开来。一朵草子花，粉粉紫紫，小巧而美；铺天盖地的一大片草子花海，则简直称得上壮丽了。的确在我们小时候，草子花是称得上“铺

天盖地”的，因为那时，几乎家家种水稻，家家都在稻田里种上草子作为绿肥，稻田一片连着一片，村庄一个接着一个，所以那时候于春天时节任你走进哪一个乡村，放眼望去，紫色的草子花海一望无际、无穷无尽。草子花开时节，也恰是种在旱地里的油菜开花的时候，油菜花同样也是一眼望不到尽头；紫色的草子花，金黄的油菜花，映着摇头甩尾的老牛，映着披蓑戴笠的农夫，映着青砖黑瓦的村居，共同谱写了乡村大地壮阔美丽的画卷。

我们小时候，每当春归时节，最爱去田野里“撒欢”，或在繁密的油菜花丛中捉迷藏，或干脆“四仰八叉”地躺在柔软的草子花海中，看蜂来蝶往，看乱云飞渡……正是因为有这一种经历，有大自然这个神奇的课堂，所以当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诸如“繁花似锦”、“锦上添花”、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等词语和诗句时，老师几乎不用怎么讲解，闭上眼睛想到处可见的草子花、油菜花，就差不多理解了它们的意思。

总第 5595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19

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。中国自古有“严师出高徒”的说法，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。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，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。这多少有点“多年媳妇熬成婆”的意味。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。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，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，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，所有队员都是在超高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。这非常不人性，但……很见效。

在“出成绩”的诱惑下，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。1997年，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，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，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。

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，爸爸已经看不到了，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，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，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，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？从爸爸离开我后，“爸爸”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。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、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，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他不会受到

伤害。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：如果爸爸没有那么早离开我，我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？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娇，可以偶尔任性，不用假装坚强，不用小小年纪背负家庭的责任而生活，应该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。

进入省队后不久，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——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。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，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，经过一番精挑细选，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。

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，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。

在1997年，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，也费了不少周折。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来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。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，妈妈放心不下我，独自来到上海看我，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。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，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，在异国他乡生活，连个伴都没有；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，但又不能明说，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。

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，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，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。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，需要有一张I-20表才能过关，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，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，那个时

候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讲，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。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，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，他们不信，说这不可能。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，待多长时间，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，然后，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。

我的行李非常简单，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。

这番交涉的结果，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。

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自己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我吓坏了，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。房间里没有灯，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，还掉了几滴眼泪。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，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，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，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，告诉我你可以走了，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。

这时，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。

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，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，因为不懂英语，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。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，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点，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